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五卷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六萬金公請袁太子 | 一篇眼嚇煞戴先生 |
| ▲第四十二回 | 榮祿惑人酸丁喪命 | 死生異路舊友寡情 |
| ▲第四十三回 | 梅寶璣熱心耍把戲 | 謝石欽妄想翻筋斗 |
| ▲第四十四回 | 呂參政返鄉充說客 | 吳總理開會接欽差 |
| ▲第四十五回 | 謝石欽請客忙選舉 | 陳元璧隔房惹是非 |
| ▲第四十六回 | 舞碟飛盤一場大鬧 | 爭榮競祿兩黨交訐 |
| ▲第四十七回 | 王夫人破財惹煩惱 | 邱皇帝累母受飢寒 |
| ▲第四十八回 | 寡婆橋劣子背慈親 | 百家山賊黨結契友 |
| ▲第四十九回 | 立新基大封龍虎將 | 理舊業別開狐兔巢 |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二

▲第五十回

辦外交雙方耍鬼臉

守中立兩面看風頭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四十一回 六萬金公請袁太子 一篇眼嚇煞戴先生

不知身列
其間者
得滋味
如何

話說國民代表大會乃是幾個鼓吹帝制派的大老借着代表民意結合許多逐臭附膻的同志組成了這個團體若從字面上看真是正大光明堂堂國民總樞紐似的其實會裏走出來的人物都好象蜈蚣蝦蟆蛇狐狸鼯狗沒有一個神謐氣和五官端正的樣兒什麼是民意機關簡直是高等流氓的棲留所罷了或有駁記者敘得太苛刻偌大京華冠蓋往還者都好像蜂羣蟻陣一般難道就沒有一個好人麼看官莫要性急待記者慢慢的說來但凡普通人的心理多半是跟着社會上的現象所變動的那社會的結合是非好歹全看個人的心田裏乾淨不乾淨纔能判定放大了就是一個國縮小了就是一個團體試問這一班呵腰曲背的大老來代表民意組織大會怎

所謂物以類聚，若非同道同義，決難同謀。

那是說，因果原來是生理學。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二

能不招集許多逐臭附膻的同志咧？或有問道：他們的心肝也是與尋常人相等，難道就沒有好的時候嗎？記者以爲這又要引佛家的話說因果了。如那些大老心田裏早已含蓄許多齷齪的元素，這齷齪元素就是造惡之因。由這一點兒元素漸漸攢到周身血球一個血球之中，又因此結了許多微生物。這微生物又是齷齪元素所構造的。朝夕在他那三萬六千毛孔之中蠕蠕似糞坑裏拖尾巴，蛆亂攪亂攘，鬧得他午夜不宵。所以他生來那一點天真早被周身許多腌臢微生物銷磨盡了，結成那一個又臭又爛的碩果。言爲心之聲，色爲心之相，從心窩裏齷齪出來，他那聲色行動自然就不會端正了。積聚這些腌臢微生物的大蒲包代表民意，那一股氣味不嗅也就可知了。但是中國人現在鼻官的趨向越變越發古怪，每每愛聞臭味，就把尋常嗅那些臭鹽菜、臭鹹蛋、臭乾魚的鼻官來處世，嗅味反嘖嘖稱贊是生臭熟香。試問尋常愛清潔的人，叫他在糞坑裏去鬼混，那能夠呢？古人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清濁之流好似鑿柄不相入，解得這幾句話的道理，就能斷定國民代表大會裏沒有一個人是光明磊落，爲國爲民，敞開話休提。且說國民代表大會成立之後，日復一日，那會裏的勢力好

莫看旭日初升，他總有夕陽殘照的時候。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非此不足顯其陰險之能。

這纔是處世爲人之道。

我亦爲之噫吁。

像旭日初升，蒸蒸日上。凡在會所辦事人員，那一舉一動，種種神態，比較憲政協進會的會員，氣燄越發高大。這是何故呢？原來他們手段實在比憲政協進會利害。沈雲沛、張鎮芳、烏澤聲三人，本是要木人兒戲的三個傀儡，雖然跳來跳去，那手腳行動的總機關還是捉在別人手裏。這要木人兒的人又是誰呢？乃是梁士詒。顧鰲施愚、楊士琦、阮忠樞、夏壽田、袁乃寬，盡是些千錘百煉的老官吏。六君子那裏是他們敵手？梁士詒不甘居人下，前書曾已表明。但是要他大張旗鼓去做開路神，他也不敢冒險。所以撮着六君子做開路先鋒，等待新帝國將近開花結實時代，他便結合一班同志，不費吹灰之力，搶佔這代表民意機關大局底定之後，勳績焉得居憲政協進會之下？真是走的終而捷徑，咫尺天顏，恐怕還是他們要先承雨露的。怎怪他們不氣燄薰天？那有眼光去瞞分哇？別徑的人呢？再說當帝制潮流之中，京城裏發現鼓吹帝制的黨會，好像水泡一般，記述不盡。就如憲政協進會總算是最有勢力的團體，自從國民代表大會發現後，他也好似秋老黃花過時晚景了。可憐楊度、孫毓筠、輩眼兒春色無邊，被後來的長爪郎奪去一大半。怎怪不私心隱痛呢？還有許多名不動人，心裏狠惡，攀龍附鳳。

我又爲之
可憐可醜

不知可能
罵自己

嗚呼都門
是入不得
的不知此時
可罵人

人如此
豈獨戴君
已哉

的酸丁眼看當道那些大人。物忙得色舞眉飛。他心裏也就有些羨慕。要想加入無奈。那些大老都不拿正眼去看他。由此他那方寸之中。一半兒妬忌。一半兒羨慕。漸漸嘴角上垂涎多半都拖得三尺來長了。記者就在這一流人物裏面。叙一段怪事。可見袁世凱當道時代。無奇蔑有。比時安徽無爲縣。有一位姓戴的名喚聲教。表字宗禹。筆下摹仿幾句古文。寫幾行說帖。狠能看得滿清時代。乃是一個孝廉公。爲人的性情狠乖僻。一張臭嘴最愛的是罵人。他幾十年。琴劍飄零。也就吃虧在那張臭嘴上。雖然落得人說他是書生本色。可憐混了個半世蹉跎。中舉之後。充當了一個幕友。直到民國告成。國會選舉。他居然被選爲衆議員。誰知一入都門。就大改本來的面目了。袁世凱解散國會。他便尋了幾個老朋友。給他弄了個無名短差。混了一年有餘。客囊中却也聚了有四五千元銀幣。若是從此歸林。粗衣淡食。狠可優遊卒歲。無奈人生的慾望是愈漲愈高。纔賺得四五千金。心裏又想高跨一步。於是仍在北京梁家園租了一個寓所。閒住下來。天天與同鄉或是尋常的文友。如那衛興武。段志超。胡元斌。范熙任。毛玉麟。冷向榮。幾個人。常常來往。不久。帝制發現。各省寄住在北京城裏謀事。尋差的人員。沒

人人觀念
如此宜乎
衰世凱走
時不扯開
臭嘴大開
罵他一場
咧

先生若抱
這等觀念
宜乎潦倒
終身

有不是東。戳西。搗八方。去攢路兒。總想帝制復萌。乃是謀事人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所以分外奔忙。戴聲教也夾在人堆裏。忙了好久。誰知他不是當道著名的人物。名姓哄動不了人。那當道諸大老。因而都莫將他放在眼裏。戴聲教一嚐這個滋味。兒心中就老大不高興。常常暗忖道。他們也是忙着捧別人做皇帝。咱也是捧別人做皇帝。彼此的行爲相等。怎麼他們要比咱大些呢。轉又想道。去捧別人做皇帝。無非是求自己富貴的連環法術。若在連環裏面套連環。做走狗的走狗。就沒有什麼滋味了。因此他就不情願做三等大老官。但是要叫他跳出糞坑不去嗅。那官僚的臭味。他却有些兒捨不得。漸漸就發現一種心比天高。命如紙薄的慨歎。啦。一日。戴聲教正橫躺在自己的臥榻上。呼呼的過那鴉片烟癮。只見門簾兒一掀。他隨身的家丁李祥。站在房門外。稟道。吳老爺。鄭老爺。來啦。說時。吳耀與鄭大焜二人。已跨進門檻。可巧戴聲教纔上好一口鴉片烟。在那裏聚精會神的飽吸耳邊。聽說客來。嘴裏仍是嗚嗚的吸個不停。歇直待吳耀。鄭大焜都走到他的床面前。戴聲教便啣着烟鎗。嘴兒把腦袋歪抬起來。向吳鄭二人點了一點腦袋。嘴唇邊仍捨不得丟掉。竹槍頭直把斗上的烟膏兒吸盡。趕忙。

神仙乎冤
鬼乎吸鴉
生烟之得
毋神住否

活畫是烟
鬼的口脂

的是議時
者之言

原來會罵
人者做事
就是如此

將槍放下又抱起烟盤裏攪的一把紫砂茶壺來伸着嘴巴抱着壺嘴兒咕嚕咕嚕吸了兩口然後把兩脚一伸兩眼一閉迷了半晌只見他一隻腳搭在床欄邊那大拇指頭兒從破襪洞裏伸出來動了幾動嘴巴掀起吐出一股青烟裏裹結做一團裹在帳頂裏面慢慢把眼皮兒睜開這纔翻身站起來報着一雙三套雲的粉底鞋忙向吳鄭二人笑道哎呀朗齋炎生您倆怎起得這早呀吳耀笑道看你整天在雲霧裏快活連時候都不曉得了現在業已下午太陽快要偏西還算早麼鄭大焜忙說道你莫要這樣說罷吃烟的人在這個時候本來是當着大清早晨說得三人笑了一陣纔坐下來李祥也照例捧上一遍茶吳耀道宗瑤……你可曉得現在的大局變到什麼樣啦戴聲教道無論他千變萬變總跳不出皇帝圈兒鄭大焜道你到底可樂意項城做皇帝麼戴聲教聽說看了鄭大焜兩眼淡淡的笑道請問咱們平日無事住在這裏幹什麼的那有遇着這樣好機會不拍手贊成嗎炎生你問得真古怪鄭大焜道你既曉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怎麼京城裏發現的國民代表大會憲政協進會社政進行會還有什麼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人力車夫的請願團優伶娼

傷心之言

可以組織
團酸丁請願

自然忙太
子的事兒
比較便
飯要緊些

妓的請願團。鬧得熱鬧至極。你還埋頭躲着呢。戴聲教歎了一口氣道。炎生。你那裏知道這事的難處。啣如這樣的團體。全是以要求富貴爲前題。在上的將來一切酬勞。多半都是注重領頭的。幾個大老。你想咱們若跟在別人臀後湊熱鬧。還有甚麼滋味。況且咱們這時就去高攀那些大老。恐怕未必看得起咱們的。吳耀道。宗瑀這話說得却有道理。附人驢尾。既不相宜。何妨咱們獨樹一幟呢。我總以爲這千載難遇的好機會。咱們萬不可失掉了。戴聲教道。你快些不要說罷。咱們請人吃一頓便飯。請了兩三個月。還沒見有回信。若再獨樹一幟去恭維人。就拿熱臉皮去擦人的臀。人還嫌咱們臉皮粗燥。咧。鄭大焜忙道。說來我幾乎把個正經事兒忘壞了。你這幾天可曾見燕平麼。戴聲教道。好久沒見了。鄭大焜道。怪不得你在葫蘆裏發牢騷。我昨天會見燕平。他說雲台公子這幾天狠念你。你請他吃便飯的事兒。他並不是不肯光臨。實在被許多要事掛住了。身子纔拖延到這久。現在聽說消閒了些。燕平前兩天已把咱們的意思。向雲台公子說過了。大約雲台公子如說了定期。燕平總得到你這裏來的。戴聲教道。論理咧也實在不錯。窮有窮忙。富有富忙。生來是一個人。那裏沒有什麼瑣碎事的。況且

聽說太子
賞光當時
了口風就轉

可憐窮人
詩人喫頓
飯都不以
爲易所以
人想做官
人想富貴
請人喫一
頓飯就一
可以增長
一層資格
若是陪人
睡覺不覺
知要增長
幾層資格
也不賴在
烟鋪上過
癮了
讀此兩句
可知戴先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八

他是堂堂未來皇太子。怎能不幫着他老翁忙恢復帝制的事呢。不過咱們窮書生。若照這般去請客。實在有些兒請不起。你想請帖已下了兩三個月。還沒得着賓客赴宴的。定期幸而咱們還是常住在此地。若是過路人。恐怕花的旅費。還比請客費加上幾倍呢。吳耀道。話却不能這樣的說。咱們請客。原來是下食去釣魚。總得要隨着客的意思。要曉得他如肯到咱們席面上坐一刻。總算是增長咱們的威風。無論如何。咱們已加了一層資格。就是將來辦個什麼會。結個什麼黨。去聯絡同志也容易得多了。戴聲教未及回答。李祥又掀起門簾兒。裏道。衛大人到。三人慌忙站起身來。迎接出房門。只見一個四五十歲的黑漢子。走進廳門。身長不滿五尺。嘴上雖莫留鬚。那兩腮之上。好像栗壳一般。亂刺蓬勃。隨着兩隻大紅鑲邊的瞎肥眼。一路笑着。搖擺進房。鄭大焜笑道。方纔正念着老兄。老兄就來了。衛興武笑着點了兩點頭。轉向戴聲教道。咱們好久不見了。戴聲教笑道。你乃是一個忙人。那有什麼閑工夫到咱們這草屋裏面逛呢。衛興武道。宗瑀。你這個人真難伺候。我來勤了。你又對着我算家務賬。說什麼人來客往。一個月的旱烟茶葉都消耗得不輕。我若不來。你又說這些俏皮話。可真教我進退兩

難了。戴聲教笑道：「話到燕平嘴裏，說得更外好聽。照你這般說，我這一間客廳的房錢，豈不還要你們大家攤認麼？」衛興武道：「恐怕未必無此心，只怕說不出口來罷了。」大衆又笑了一陣。這纔坐定，鄭大焜笑道：「咱們不要閒扯罷，倒底雲台公子可曾有了定期麼？」衛興武道：「你問我怎麼知道呢？請客自然是主人定日子，那裏還有請客定期的道理？」戴聲教道：「燕平他又在這裏撒嬌了，你就不曉得小人請大老官總得要隨大老官的意嗎？」我看你還是癩蝦蟆投胎，動不動就要生氣，無奈你臉子生得太黑，不然倒真是一個林黛玉了。」衛興武笑道：「我却不像林黛玉，看你呱呱啦啦，倒真像王熙鳳一般。」吳耀急道：「你們見面就沒有正經話說，誰來聽你們背紅樓夢？究竟雲台公子他可得閑賞光麼？」衛興武道：「你莫要性急，老實對你說罷。」剛纔我從他那裏來，他說初五申刻可以抽得出閑工夫。今天初一，只有四天了，我看你們趕快籌備請帖去請陪客要緊。三人聽了這句話，都樂得心癢難撓，好像得了一件大喜事，站起身來，同向衛興武謝道：「費心，費心，但是咱們請誰人做陪客呢？」衛興武道：「這總要請幾個有名望的人，如梁燕蓀、楊哲子、阮斗瞻，他們纔能夠配享的。」戴聲教道：「咱們去請他，不預先運動他肯來。」

宜並且可
以陪人喫
白食

諸人喫便
飯還得開
股東籌備
真是千古
未有之奇
談

市有小功
服而戴白
額衣布服
者想來與
此同一心
理也

麼。衛與武。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這又看請的主客是什麼人。你今請他們來陪太子。怕他不連滾帶爬趕來入席嗎。我只愁這一筆經費很大的。你們要預先設個妥當法兒纔好。吳耀道。這事你可不必多慮。明天咱們總得要開股東籌備會的。衛與武又道。宗瑤也得要洗個澡。剃剃頭。換兩件衣服。這是自己的門面。萬不可再充躡躡名士派了。戴聲教笑道。這是我三十年的習慣。怎能夠改動呢。鄭大焜笑道。宗瑤。你莫要扯假門面。罷。什麼是習慣。什麼是名士派。一句話說穿了。不過窮漢子。借着這句話兒。簡省兩件行頭而已。但是走到富貴場中。你總得要改變真面目。須知官場如戲場。行頭就是本錢。將來賺得利錢。必定要進來數十倍的大衆開談了一陣。各自散去。次日清晨。戴聲教差遣李祥。請了吳耀。鄭大焜。段思超。胡元斌。范熙壬。毛玉麟。冷向榮。七人。就在自己寓所。開了一個茶話會。當時議定地點。在六國飯店。陪客請的是梁士詒。楊度。顧鰲。沈雲沛。阮忠樞。夏壽田。葉恭綽。施愚衛。與武九人。經費各人先提出五百元。積成了四千元。作爲辦理之用。各人又從新趕了幾件衣服。准備打扮起來。奉承太子。晨昏易過。已到初四日黃昏時候。戴聲教便靠在烟榻上。多多的吸了十幾遍鴉片烟。可巧吳

那裏是請
客乃是尋
罪受也

這都是一
句良心話

懊悔事兒
在後頭呢

周郎妙計
安天下賠
了夫人又
折兵恐怕
不能如你
預料罷

耀等七人陸續都來到他的寓所。大眾因為這次請客是生平沒有經歷過的大事，恐怕臨時失儀，便圍在戴聲教的花廳裏。你向着我鞠躬，我向着你脫帽轉來轉去，好像走馬燈一般。休息了片刻，大眾又你說我答，研究了一番說話的秩序，直開到天交二鼓。大眾散去，可憐戴聲教恐怕次日不能早起，默默的躺在烟鋪上，吹了一夜的鴉片烟。心中還暗忖道：我若不想升騰在政界中活動活動，又何必苦心苦意花錢買罪受呢？轉又想道：我若花了這許多錢，他再沒有相當酬報，豈不白耗我的血汗麼？想到這裏，不覺又有些兒懊悔。轉又想道：無論如何，只要他來走一闖，我總算同他是朋友，他就不能提拔我。我借著這朋友兩個字，到外面去吹一吹，這幾百塊錢酒水費總可以吹得回來的主意，打定就一心躺下身子。吹他的鴉片烟，翌日清晨，吳耀鄭大焜二人又來拜訪，走進書房，只見戴聲教坐在牕簾之下，左手拿着一把小鏡兒，右手拿一把修腳刀，正在那裏刮牙。吳耀道：「咦，居然他今天也起來了。」戴聲教道：「我昨夜何嘗閉眼的，你倆也居然起早了。」鄭大焜笑道：「彼此彼此。」宗瑀：「你何必拿這把刀兒冒險，咱們吃了午飯同去洗澡，剃頭叫他們把你刮一刮就得了。」戴聲教忙搖手道：「不成，不成。」

果然油炸
干子如此
恐食者皆
掩鼻而趨

非請客主
人之臉主
乃被請主
客之勢大

戴先生如
何不叫噓
嗟學王熙
鳳咧

我昨天跑了一天尋找許多處他們都嫌有氣味後來找了一個鑲牙鋪子他向我要四塊錢說尋常刮牙是兩元因我有這些兒氣味要照定價加倍你想咱們因為請客製衣服錢已花了幾十塊如今我再花四塊錢刮牙也未免太耗費了說着仍是拿起刀兒在牙齒上刮得咯吱咯吱的響不提防一時失手刀尖兒戳在牙花上面鮮血直流把一副又黃又臭的牙齒染得好像油炸豆腐干上加辣醬一般吳鄭二人同說道這是何苦呢戴聲教忙搖頭道不疼不疼午飯之後三人同去剃頭洗澡都換了新製的大禮服看看日已斜西總在三點多鐘的時候請客的股東八個人早已伺候在六國飯店了黃昏纔過果然那些配享大老紛紛的前來竟沒有一個不到的最妙所請的賓客與請客主人多半都不甚相識彼此又從新通了姓名各自坐定這時戴聲教那八個主人翁獸獸的斜着屁股坐下來各人心中都想說一句新奇話兒來酬應酬應無奈喉嚨管裏好像貼了封條一般除却一個是字之外再也吐不出第二字來把前幾天研究的酬應話早忘却到九霄雲外去了只得默坐一旁聽那些配享的賓客說寒道暖而已如此直待到十點鐘將入亥刻的時候聽廳外高喊了一聲道公子到

花錢坐在
牆角邊真
是自討罪
受

前後合攏
算起來袁
克定說了
不上十個
字惹得八
個傻子幾
忙了幾天

大眾趕忙整了一整衣冠。陪客走在前。主人跟在後。迎出大門。分班站立。只見門外一對一對的戎裝武士。與許多短衣窄袖的侍從。團團把個六國飯店門首圍住了。然後又有二三十個侍衛。擁着一個西服的少年。下了摩托車。大眾料定是袁克定。便迎上前去。鞠了一躬。袁克定只把腦袋點了一點。纔進六國飯店。升上正面的廳堂。袁克定獨坐當陽。陪客分坐左右。把幾個主人翁都擠到牆角坐下了。這時鴉雀無聲。廳上堂下連喘氣的聲音都聽不見。接着上了三道茶。只聽袁克定說了一聲。今天的天氣很好。那陪客的答應了一個是字。主人翁連是字都答不出來。停了一刻。擺上席面。大眾入座。那席上排列的自然。是些山珍海錯。尋常所不見的奇味異品。無奈主客與配享的都只淡淡嚐了一嚐。主人翁也就不好盤餐大嚼了。入座不到十分鐘。袁克定便站起身來。說了多謝兩個字。告辭去了。那幾個配享的大老們。見主客已走。那有閒工夫做無味的周旋呢。也就紛紛各散去。這裏戴聲教。吳耀鄒。大焜。段志超。胡元斌。范熙壬。毛玉麟。冷向榮。八人心中都暗想道。他們早散了。狠好。咱們也可以放量大吃一餐。誰知送完賓客。纔入廳。那席上的山珍海錯。早已撤盡了。大眾一見。撇着一肚皮窮氣。又

不好發作。恐怕人笑他們。寒酸只得捺一捺肚皮。準備回去吃小米稀飯。又過了一刻。賬房裏呈上一個紅紙單兒。大衆接着一看。一個個眼睛都發直。最利害的是戴聲教。一眼看見共計六萬元彩洋六千元。十個大字便哎喲一聲。咕咚栽倒在神仙榻上。暈了過去。正是。

花去金錢六七萬。買來太子兩三言。

評

有袁世凱寡廉鮮恥。自尊爲皇帝。即有一羣社鼠城狐爲之。偃雖袁世凱窮凶極惡。亦不能指揮如意也。但凡社會上發現一魔障。必有一班小鬼助之。否則其魔障必不足爲社會之殃。彼六君子十三太保之流。固假袁世凱之威權以惑人。而袁世凱又何常不假若輩之勢以殃人乎。余恆謂亂世之魁。固當誅而助紂爲虐者。亦當殲盡也。

老冬烘如戴聲教者。果有自知之識。隙身於三家村課幾個小小蒙童。暇時與三五老農把酒話桑麻。享山林田野之真趣。未始不可得享。天年必欲奔走豪門。想

不如此等
熱鬧比較
請客的威

吃那天鵝肉宜乎費盡生平之血汗錢送掉一條老命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古人云衣敝緼袍而與狐貉者立敝之而無憾邇來一般窮名士大多藉此以自
鳴高若問其居心何嘗淡泊統遇當道好樸直彼則藉此以得機亦是逢迎當道
之一法脫遇當道之好奢侈者吾恐彼亦必花去數千金製衣服手持修脚刀兒
刮牙黃矣豈僅戴聲教一人已哉
戴聲教見吳耀鄭大焜仍自如過癩穩身不動見衛興武則迎接出房見梁士詒
輩僅能答一是字見袁克定雖一是字亦答不出來此皆勢力厚薄使之也古人
謂威武不屈者及今察之能有幾人

▲第四十二回 榮祿惑人酸丁喪命 死生異路朋友寡情

話說戴聲教暈倒在那神仙榻上這時吳耀鄭大焜等合夥請客的資本家也顧不得
在那篇賬單兒上攔斤播兩的細細分算吳煒便把賬單兒向腰裏一攥趕忙蜂擁到
戴聲教身傍抱頭的抱頭拖手的拖手也有來給他抹胸脯的也有來給他搖胳膊的